

讀經典作品・觀現代生活

——探尋中華文化的現代意義

林麗玲

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2026年 7月 7日

第一部分：經典中的人際關係

友情 | 愛情 | 親情

從熟悉的建議篇章，延伸到其他經典互文，
理解古文獻中的人際關係。

一、友情：由相識走向相知

核心問題

- 朋友是否只是陪伴與支持？

相關建議篇章

- 《荀巨伯遠看友人疾》
- 《管寧、華歆共園中鋤菜》
- 《廉頗藺相如列傳》

延伸閱讀

- 《白虎通》
- 《論語》
- 《孟子》
- 《史記》
- 《世說新語》
- 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

現代生活提問

- 同學是否自然就是朋友？
- 朋友是否必須價值觀相同？
- 真正相知，是理解對方的處境，還是同意對方所有選擇？

友情相關文句一

同門曰朋，同志曰友。

——《白虎通·三綱六紀》

- 這句話把「朋友」拆成兩個層次：朋是同門而來，友是同志而成。
- 古文教學可由「朋」、「友」二字切入，讓學生分辨相識、相伴、相知與相成的差異。

相關詞彙訓釋

朋

同門、同學、同一圈子所形成的相識關係；重在相遇的條件。

友

同志、同道、能互相成就的人；重在價值與志向。

門

可指師門、學術傳承、行業圈子，也可轉化為現代校友、同事、專業群體。

志

心之所向，包含人生方向、道德操守、志業與價值選擇。

文本選讀：《白虎通》由名義分辨友道

原文摘錄

- 「同門曰朋，同志曰友。」
- 又曰：「朋友之交，近則謗其言，遠則不相訕。」
- 又曰：「一人有善，其心好之；一人有惡，其心痛之。」

細讀重點

- 「近則謗其言」不是背後詆毀，而是親近之友能坦誠規正，使人免於自欺。
- 「遠則不相訕」則提醒朋友即使疏遠，也要保留分寸。
- 真正的友誼不是一味稱讚，而是見善而喜、見惡而憂。

同門不同道

- 同門之交本可如切如磋而為友，可惜有時因為品性心術之失，卻走向相害。
- 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寫孫臏、龐涓云：「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」，本是同學共研之誼，及龐涓既用於魏，認為自己及不上孫臏，「恐其賢於己，疾之」，便以法羅織，「斷其兩足而黥之」，欲使孫臏之才不得見於世。
- 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亦記載韓非與李斯「俱事荀卿」，二人同出一門，李斯「自以為不如非」，韓非入秦後，李斯更因忌憚與自保，勸說秦王「以過法誅之」，使韓非無法自陳，終死於秦。
- 《論語·學而》「無友不如己者」的「不如」不在於智力不逮，而在於德性不立。

從「同門」到「同道」

管仲與鮑叔牙——互相信任的友誼

管仲與鮑叔牙在年少時已相識，他們的友誼故事主要見於《史記·管晏列傳》中管仲的自述，其言曰：

吾始困時，嘗與鮑叔賈，分財利多自與，鮑叔不以我為貪，知我貧也。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，鮑叔不以我為愚，知時有利不利也。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，鮑叔不以我為不肖，知我不遭時也。吾嘗三戰三走，鮑叔不以我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糾敗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鮑叔不以我為無恥，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子也。

管仲認為鮑叔牙是他的知己，是世界上最明白他的人。文中舉了四則往事來說明：

第一，是二人合伙做買賣拆分利潤的時候，管仲總是取大份的，而鮑叔不會誤會他貪婪，而是明白他家貧才會這樣；

第二，是曾為鮑叔出謀計策，結果卻陷於更為窮困的境況，但鮑叔沒有怪責過他，明白只是管仲的謀略沒有遇上合適的時機；

第三、管仲多次參與戰爭，卻每次都逃離戰事，鮑叔深知他只是惦念年老的母親，而不是因膽怯而逃跑；

第四、在管子事奉的齊國公子糾敗陣後，身陷囹圄，鮑叔深明管仲不拘泥於小節，即使是事奉另一位公子小白，也期望能為世所用，故舉而薦之為齊相。

管、鮑二人識於微時，在面對金錢、合謀、戰爭、仕途各方面，皆能相知相惜，信任對方。

從「同門」到「同道」

管仲與鮑叔牙——互相信任的友誼

關於管仲事公子糾、鮑叔事公子小白的故事，《韓非子·說林下》亦有說之：

管仲、鮑叔相謂曰：「君亂甚矣，必失國。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，非公子糾，則小白也。與子人事一人焉，相先達者相收。」管仲乃從公子糾，鮑叔從小白。國人果弑君。小白先入為君，魯人拘管仲而效之，鮑叔言而相之。故諺曰：「巫咸雖善祝，不能自祓也。養秦醫雖善除，不能自彈也。」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。

古書中常見以不同的文辭演繹同一事情，「鮑叔進管仲予小白」在《史記·管晏列傳》中記：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糾。及小白立為桓公，公子糾死，管仲囚焉。鮑叔遂進管仲」；文辭簡樸，交代了事情的經過，後文又謂「鮑叔既進管仲，以身下之。」突出了鮑叔的器度和對管仲的賞識之情。《韓非子·說林》對這個故事的演繹則特別重在二人在各事其主前的約定，刻畫了二人友誼的信約，而事情發展如二人所料，亦突出了二人的謀略和遠見。《韓非子》引用這則故事主要用來說明「待」，旨在帶出即使是管仲這麼有材能的人，也需要待鮑叔牙引薦，方可有用於世。

從「同門」到「同道」

管仲與鮑叔牙——互相信任的友誼

《管子·戒》記載了管仲晚年病重之時，桓公問及何人可接任其職務時的對話：

桓公曰：「鮑叔之為人何如？」管仲對曰：「鮑叔，君子也。千乘之國，不以其道予之，不受也。雖然，不可以為政。其為人也好善，而惡惡已甚，見一惡終身不忘。」

這段記載反映了管仲對鮑叔的深切瞭解，明白他為人的原則和價值觀，後文又云：

「鮑叔之為人，好直而不能以國詘」。這裏指出鮑叔牙之好善疾惡，不會為國放棄其謹直之為人原則，管子認為這些都不是可以為政的特質。

二人的情誼亦體現在鮑叔死後，管仲的哀傷。《說苑·復恩》云：「鮑叔死，管仲舉上衽而哭之，泣下如雨。從者曰：『非君臣父子也，此亦有說乎？』」管子失去好友的哀傷程度如喪考妣，引起旁人的不解，他在自述鮑叔對他的恩情後云：「士為知己者死，而況為之哀乎？」指出君子甘願為知心好友赴死，更何況是致哀，此明言鮑叔對他的重要程度。

從「同門」到「同道」

管仲與鮑叔牙——互相信任的友誼

- 從二人的友情故事可以看到，鮑叔是管仲的知己，管仲亦是鮑叔的知己。
- 二人的品性並非完全相同，管仲為了自己能有用於世，而甘願承受恥辱；鮑叔則是即使有大國任用他，但若不合於其價值觀，他也不會接受的。
- 二人之所以能成為終身好友，在於互相瞭解、互相體諒、互相信任。
- 陶淵明《管鮑述》：「知人未易，相知實難。淡美初交，利乖歲寒。管生稱心，鮑叔必安。奇情雙亮，令名俱完。」便歌頌了二人相知相識，二人的友情沒有受歲月和利益所磨蝕，故能互相照耀對方的人生，一同發光發亮。
- 通過閱讀管仲和鮑叔的友情故事，學生能感悟到甚麼是真正的知己。

現代生活提問

- 交友是否容易被學歷、職銜、家庭背景左右？
- 以德相交是否也需要界限，避免把犧牲神聖化？

友情相關文句二

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挾也。

——《孟子·萬章下》

- 這句話指出交友不是依附對方的外在條件，而是親近其內在德性；
- 「挾」正是把年齡、富貴、家族、權勢等外在資本帶入友誼之中。

相關詞彙訓釋

德

內在修養、操守、人格與可敬之處，是孟子判斷友誼的核心。

友

前一「友」為名詞，後一「友」為動詞：朋友之名與親近之行。

挾

《說文解字》云：「俾持也。」段玉裁《注》云：「俾持，謂俾夾而持之也……孟子挾貴、挾賢、挾長、挾有勳勞、挾故。此皆本義之引申。」「挾」意謂挾持，引申為倚恃仗勢以取便利。

尊賢

不以身分高低決定敬重對象，而以德行為準。

文本選讀：《孟子·萬章下》

以人物事例說明「以德為友」

原文摘錄

萬章問曰：「敢問友。」

孟子曰：「不挾長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挾也。孟獻子，百乘之家也，有友五人焉：樂正裘、牧仲，其三人則予忘之矣。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，無獻子之家者也。此五人者，亦有獻子之家，則不與之友矣。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，雖小國之君亦有之。費惠公曰，『吾於子思，則師之矣；吾於顏般，則友之矣；王順、長息則事我者也。』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，雖大國之君亦有之。晉平公之於亥唐也，入云則入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；雖蔬食菜羹，未嘗不飽，蓋不敢不飽也。然終於此而已矣。弗與共天位也，弗與治天職也，弗與食天祿也，士之尊賢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賢也。舜尚見帝，帝館甥于貳室，亦饗舜，迭為賓主，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用下敬上，謂之貴貴；用上敬下，謂之尊賢。貴貴尊賢，其義一也。」

細讀重點

孟子把常見的外附條件點出，不以年長、貴位、宗族作資，指出友誼該以內在的德行為本，而非按對方的外在條件作交友的準則。

隨後孟子再以人物事例為證。魯國孟獻子為「百乘之家」，家勢富厚，身處高位，他的朋友是樂正裘、牧仲等無位之賢人。孟子指出，獻子之所以與此五人相交，在於對方身上具備他所敬重的德性，而非具備可供依憑的家世。其友誼成立於人格的相敬，而非家勢之互利。孟子又引小國之君費惠公自述交往層次，謂子思可為師，顏般可為友，王順、長息則是為他辦事之人，按其人之德行、學問作人際關係的定位。孟子再舉大國之君晉平公與亥唐的例子，謂平公對亥唐言入則入、言坐則坐、言食則食，甚至以蔬食菜羹相待而使之充足，看似尊賢，其實卻止於供養，未有予共天位、治天職、食天祿，僅以高位者的賞與養來表示敬意。孟子接着提出更高一層的典範，舜尚未即位時與堯帝相見，讓舜居於副宮，以友禮待之，與舜共享宴，彼此迭為賓主，是「天子而友匹夫」的體現，盡見堯帝之「尊賢」。

孟獻子的例子說明了富貴之人以德擇友，使友誼免於家勢牽引；費惠公的例子說明了在師、友、役之間辨名分，使交往各得其位；晉平公與亥唐示範了「敬賢」若止於供養，德性之尊仍未臻其極；舜與帝迭為賓主則示範上了上位者之以德敬人。孟子最後以「貴貴、尊賢」作結，在下位者敬上，謂之「貴貴」，在上位者以德為準而敬下位者，使德性之人得其尊榮，謂之「尊賢」。友誼之所以可貴，在於所「敬」的是德性而非身分。

孟子不是反對與年長、富貴、有地位者交往，而是反對把這些條件當作友誼成立的理由。費惠公分辨「可為師」「可為友」「可使令」，說明人際關係要按德行、學問與角色各得其位。

延伸：羊左之誼

- 古代羊角哀與左伯桃的傳說常被稱為「死友」之義
- 據明代《喻世明言·羊角哀捨命全交》所記，二人結伴往楚國求仕，卻遇風雪逼人，糧衣僅足一人生還。左伯桃察羊角哀才德可托、志業可伸，遂以身成全，脫衣贈友，自入空樹而殞，後來羊角哀功成而厚葬故友。
- 伯桃所友者，乃羊角哀德性之可托付，能成全其志業理想，二人的友誼跨越生死，後世稱之為「羊左之誼」。

從生死之交到分道揚鑣

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傳》

張耳者，大梁人也。其少時，及魏公子毋忌為客。張耳嘗亡命游外黃。外黃富人女甚美，嫁庸奴，亡其夫，去抵父客。父客素知張耳，乃謂女曰：「必欲求賢夫，從張耳。」女聽，乃卒請決，嫁之張耳。張耳是時脫身游，女家厚奉給張耳，張耳以故致千里客。乃宦魏為外黃令。名由此益賢。陳餘者，亦大梁人也，好儒術，數游趙苦陘。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，亦知陳餘非庸人也。餘年少，父事張耳，兩人相與為刎頸交。

秦之滅大梁也，張耳家外黃。高祖為布衣時，嘗數從張耳游，客數月。秦滅魏數歲，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，購求有得張耳千金，陳餘五百金。張耳、陳餘乃變名姓，俱之陳，為里監門以自食。兩人相對。里吏嘗有過笞陳餘，陳餘欲起，張耳躡之，使受笞。吏去，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：「始吾與公言何如？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？」陳餘然之。秦詔書購求兩人，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。

〔……〕

從生死之交到分道揚鑣

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傳》

章邯引兵至邯鄲，皆徙其民河內，夷其城郭。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，王離圍之。陳餘北收常山兵，得數萬人，軍鉅鹿北。章邯軍鉅鹿南棘原，築甬道屬河，餉王離。王離兵食多，急攻鉅鹿。鉅鹿城中食盡兵少，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，陳餘自度兵少，不敵秦，不敢前。數月，張耳大怒，怨陳餘，使張黈、陳澤往讓陳餘曰：「始吾與公為刎頸交，今王與耳旦暮且死，而公擁兵數萬，不肯相救，安在其相為死！苟必信，胡不赴秦軍俱死？且有十一二相全。」陳餘曰：「吾度前終不能救趙，徒盡亡軍。且餘所以不俱死，欲為趙王、張君報秦。今必俱死，如以肉委餓虎，何益？」張黈、陳澤曰：「事已急，要以俱死立信，安知後慮！」陳餘曰：「吾死顧以為無益。必如公言。」乃使五千人令張黈、陳澤先嘗秦軍，至皆沒。

〔……〕

於是趙王歇、張耳乃得出鉅鹿，謝諸侯。張耳與陳餘相見，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，及問張黈、陳澤所在。陳餘怒曰：「張黈、陳澤以必死責臣，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，皆沒不出。」張耳不信，以為殺之，數問陳餘。陳餘怒曰：「不意君之望臣深也！豈以臣為重去將哉？」乃脫解印綬，推予張耳。張耳亦愕不受。陳餘起如廁。客有說張耳曰：「臣聞『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』。今陳將軍與君印，君不受，反天不祥。急取之！」張耳乃佩其印，收其麾下。而陳餘還，亦望張耳不襄，遂趨出。張耳遂收其兵。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。由此陳餘、張耳遂有卻。

從生死之交到分道揚鑣

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傳》

趙王歇復居信都。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。漢元年二月，項羽立諸侯王，張耳雅游，人多為之言，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，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，治信都。信都更名襄國。

陳餘客多說項羽曰：「陳餘、張耳一體有功於趙。」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，聞其在南皮，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，而徙趙王歇王代。

張耳之國，陳餘愈益怒，曰：「張耳與餘功等也，今張耳王，餘獨侯，此項羽不平。」及齊王田榮畔楚，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：「項羽為天下宰不平，盡王諸將善地，徙故王王惡地，今趙王乃居代！願王假臣兵，請以南皮為扞蔽。」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，乃遣兵從陳餘。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。張耳敗走，念諸侯無可歸者，曰：「漢王與我有舊故，而項羽又彊，立我，我欲之楚。」甘公曰：「漢王之入關，五星聚東井。東井者，秦分也。先至必霸。楚雖彊，後必屬漢。」故耳走漢。漢王亦還定三秦，方圍章邯廢丘。張耳謁漢王，漢王厚遇之。

陳餘已敗張耳，皆復收趙地，迎趙王於代，復為趙王。趙王德陳餘，立以為代王。陳餘為趙王弱，國初定，不之國，留傳趙王，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。

漢二年，東擊楚，使使告趙，欲與俱。陳餘曰：「漢殺張耳乃從。」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，持其頭遺陳餘。陳餘乃遣兵助漢。漢之敗於彭城西，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，即背漢。

從生死之交到分道揚鑣

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傳》

〔……〕

太史公曰：張耳、陳餘，世傳所稱賢者；其賓客廝役，莫非天下俊桀，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。然張耳、陳餘始居約時，相然信以死，豈顧問哉。及據國爭權，卒相滅亡，何卿者相慕用之誠，後相倍之戾也！豈非以勢利交哉？名譽雖高，賓客雖盛，所由殆與太伯、延陵季子異矣。

- 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傳》記張耳、陳餘本是生死之交，患難相依，聲氣相投；及秦亡群雄並起，名位與封土成為可分可爭之物，友誼逐步轉為猜防，往昔同心終至分道。從德性互信的「道義同歸」轉為權勢計算的「利益分配」。
- 《史記·汲鄭列傳》云：「以利合者，利盡而交疏；以勢交者，勢傾而交絕。」
- 友誼若以外在勢利為條件，在失去這些條件時，友情便會斷絕。
- 故《孟子》早已說得清楚明白：「不挾長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挾也。」

從友情到愛情

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。

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

《詩經·邶風·擊鼓》

原為戰地同袍在生死契闊中的約誓，後世轉化為愛情與婚姻中的同行承諾。

二、愛情：由情思到理解

核心問題

- 愛情如何開始？
- 承諾如何維持？
- 情意如何表達？

相關建議篇章

《關雎》、《行行重行行》、《迢迢牽牛星》可作切入點，延伸到其他愛情主題相關的文本

延伸文本

《詩經·木瓜》、《女曰雞鳴》、《孔雀東南飛》等

現代生活提問

- 愛慕是否只由外貌引發？
- 何謂「相配」：是條件相配，還是價值與人格相配？
- 追求美好對象時，自己是否也要成為更好的人？

愛情相關文句一
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——《詩經·周南·關雎》

這句常被視為愛情名句，細讀時需同時看見「情」與「禮」：真摯的愛慕，追求愛慕之人需要尊重與節制。

相關詞彙訓釋

關關

「關關」是鳥鳴擬聲，
《毛傳》云：「關關，和聲也。」意思是兩者聲音的協和與相應；孔穎達《疏》曰：「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，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。」是能守禮、不逾矩的鳥兒。

窈窕

《毛傳》云：「窈窕，幽閒也。」孔穎達《疏》曰：「處幽閒貞專之善女。」今人謂「窈窕」多指外在體型均稱有致，然而在古代，「窈窕」一詞專指內在精神氣質，這裏所描繪的，是恬靜端好的女孩。

逌

- 配偶、匹合；
- 意思是如此美善的女孩是君子的好伴侶。
- 愛情不只心動，也關乎是否相稱。

友／樂

- 「琴瑟友之」的「琴瑟」象徵相處的和合與共鳴；
- 「鐘鼓樂之」的「鐘鼓」代表禮樂器用。
- 展現了主人公雖然心動，其行止態度仍能保持雅敬。
- 心動須經禮節與尊重表達。

延伸：《古列女傳·周室三母》

- 《古列女傳·周室三母》記周武王母親太姒曰：「太姒者，武王之母，禹后有莘姒氏之女。仁而明道。文王嘉之，親迎于渭，造舟為梁。及入，太姒思媚太姜、太任，旦夕勤勞，以進婦道。」
- 太姒行止端方，明於大義。文王欣賞太姒的賢德，在渭水之濱親自迎接太姒，又因渭水無橋相通，故設法以船隻通迎娶之路，可以看到文王娶妻以禮為先，充滿誠意。
- 太姒入周室後，「旦夕勤勞，以進婦道」，內庭秩序井然，子女教養有方，故《古列女傳》云：「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」。

延伸：《後漢書·本紀·皇后紀》

- 《後漢書·本紀·皇后紀》所記光烈陰皇后陰麗華與光武帝劉秀的故事，亦體現了《關雎》情真意雅。
- 劉秀最初戀慕陰麗華，曾歎曰：「仕宦當作執金吾，娶妻當得陰麗華。」把志業與婚配並提，表示所慕者能與自身抱負相配。
- 更始元年，劉秀納麗華於宛，旋即征伐離亂，夫妻各在一方。劉秀即位後，便迎麗華入洛陽，「以貴人雅性寬仁，欲崇以尊位」，麗華卻「固辭，以郭氏有子，終不肯當」，於是先立郭氏為皇后。
- 在朝局初定、宗廟未安之際，有子者居后位更便於承祧，可見麗華的明德。後來郭皇后被廢，麗華遂立為后。
- 當時制詔三公的措辭是以《關雎》為衡量標準，謂郭后「既無關雎之德，而有呂、霍之風」，而麗華在位「恭儉，少嗜玩，不喜笑謔。性仁孝，多矜慈」。可見其「窈窕淑女」的德性，是與君子匹配的好伴侶，故曰：「娶妻當得陰麗華」。

延伸：《禮記·內則》

- 《禮記·內則》談女子教養的一段：「女子十年不出，姆教婉、娩、聽從。」
- 「姆」是女師的意思，至於「婉」、「娩」，鄭玄《注》說：「婉謂言語也。娩之言媚也，媚謂容貌也」。「婉」是「辭令之和婉」，「娩」是在「容貌之婉媚」，「聽從」則是「德性上的貞順」。
- 孔穎達《禮記正義》據此提出「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」，以「婉」為婦言，以「娩」為婦容，以「聽從」為婦順，後文「執麻枲」等工作屬婦功。可見在古代，要成為「窈窕淑女」並不容易，除了外在的容貌，還有內在的修養，而且要辭令和順、勤勞工作，才能與君子匹配。

現代生活提問

- 禮物的價值在價錢，還是在心思？
- 日常付出如何被看見？
- 如何避免把對方的木瓜當成空氣？

愛情相關文句二

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

——《詩經·衛風·木瓜》

這句表面講送禮與回禮，深層則講情分的珍重：對方給我的未必貴重，但我以更高的敬意回應。

相關詞彙解釋

投

「投」是先行的給予，像把一點心意輕輕放到對方手上。

報

「報」是相應與回音，是接住那份心意並真誠地回應，讓對方知道我有把它放在心上。

瓊琚

古人以玉比德，象徵溫潤、美善、恆久，是把回應推向更高的禮遇層次，情意往往來之間逐步增溫。

匪報

不是等價交換，而是以敬意延續關係。

文本選讀：——《詩經·衛風·木瓜》

原文摘錄

「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
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。」

「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
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。」

「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。
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。」

細讀重點

- 詩歌看似只是在說送禮與回禮，實則是表達人與人之間深厚的情分。
- 詩中的「木瓜」、「木桃」、「木李」是尋常果實，人人可得；
- 「瓊琚」是美玉，得之不易。
- 這意思是把看似日常的付出，視作值得以「玉」來回應的情分；
- 在收下一點心意後，把那點心意加上一層敬意回送出去。
- 《木瓜》這首詩既可以是朋友往來，也可以是情人相知，更可以是君臣、邦國互助的感念。
- 「投 - 報 - 永好」的關係節奏愈來愈穩固。

延伸：《詩經·鄭風·女曰雞鳴》

- 《詩經·鄭風·女曰雞鳴》亦有送贈、回報的內容，詩歌把夫婦互贈放進晨昏起居，化成日常習慣。
- 「女曰雞鳴，士曰昧旦。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。將翱將翔，弋鳧與鴈。」詩的開首是夫妻對話，妻子說雞鳴了，丈夫說天仍昧旦，妻子催他起身，丈夫望見「明星有爛」才肯起，從瑣碎日常見親密互動。
- 後句云：「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。知子之順之，雜佩以問之。知子之好之，雜佩以報之。」雜佩是可佩帶的飾物，貼身可久，也可示於外；它既是禮物，也是「我把你放在身上」的明證。
- 詩中的「知」字顯示了贈與報的互相懂得。整首詩把回贈化為習慣，情分在日常裏自然增厚。

延伸：《孔雀東南飛》

- 妾有繡腰襦，葳蕤自生光；紅羅復斗帳，四角垂香囊；箱簾六七十，綠碧青絲繩，物物各自異，種種在其中。人賤物亦鄙，不足迎後人，留待作遺施，於今無會因。時時為安慰，久久莫相忘！
- 《孔雀東南飛》寫「別離」的細節，帶出寄託情感的物件。
- 詩中劉蘭芝臨別說自己有「繡腰襦」、「四角垂香囊」，謂「留待作遺施，久久莫相忘」。這些禮物的動人之處是化無形的思念為有形的物象。
- 「襦」是貼身的衣物，「香囊」是掛在床上的香氣，這些物件都帶着生活的痕跡，除了視覺上的「睹物思人」，還有觸覺和嗅覺讓思念之情更為深刻。

延伸：《紅樓夢》第三十四回

- 《紅樓夢》中寶玉、黛玉的「題帕」把「你送我的禮物」加工成「只屬於我們的版本」。
- 帕是日用之物，可拭汗拭淚，其材質也容易承載痕跡，如墨跡、香氣、淚痕。在帕上落字，便把禮物從單純的「物」，變成「物＋語」。
- 這與《木瓜》相比，是另一種的回報加倍，這不是把價值加倍，而是把心思加倍。
- 對方送贈的禮物仍在，但它因為題上絕句，便成了不可替代的信物。
- 《木瓜》中的「瓊琚」不必是真正的玉，加倍回贈的心意便是瓊琚，讓一件普通物件成為只有二人明白的獨家記憶，亦是「報之以瓊琚」。

從愛情到親情

夫婦之際，人道之大倫也。
夫樂調而四時和，陰陽之變，萬物之統也。可不慎與？

——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

三、親情：由養到敬，由敬到諫

核心問題

- 孝是否等於聽話？
- 親情是否只重血緣？
- 古典文本如何把家庭情感推向公共倫理？

相關建議篇章

《燕詩》、《慈烏夜啼》、《論仁、論孝、論君子》

延伸文本

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顏氏家訓》、《韓詩外傳》等。

親情相關文句一

孝悌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。

——《論語·學而》

這句話把家庭倫理與人格成長連結起來：
孝悌不是私人情感而已，而是仁德向外擴展的起點。

相關詞彙訓釋

孝

- 孝，古文字形是小兒扶持長者的模樣。
- 善事父母，包含照顧、尊敬、承擔與合宜回應。

悌

- 悌，《說文解字》云：「善兄弟也。从心、弟聲。」
- 善待兄長與同輩，強調和睦、尊重與互相扶持。

仁

- 金文從「人」從「二」，「人」亦聲，表示人與人之間的親和關係
- 由親親出發而推展的人道關懷。
- 《孟子》：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」先愛吾親，再推及他人之親。

本

- 以孝悌為「本」，乃謂仁德之萌芽，人在家庭生活中敬父母、和兄弟，便有能力把「敬」、「和」推為公德。
- 仁道於是由親情向外擴展，成為公共生活中的社會倫理。

其他相關文獻

- 《孝經》：「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」指出孝與教化相連，教化既成，仁德可推。
- 孝所以能作教化的根本，在於家庭最易見德亦最易成習，父母的言教、身教，家中的禮節與日常的回應，皆能把抽象的價值轉化成可模仿的行為。
- 《孟子》提出推恩之論：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」孟子從自然的親情出發，先愛吾親，再推及他人之親。句中兩見「吾」字，顯示推恩以自家經驗為本；「以及」則指推展、連帶，使情感不止停在家門內，更能一層一層擴展至社會層面。
- 《禮記·祭義》載孔子之言曰：「立愛自親始」，孔穎達《疏》云：「立愛自親始者，言人君欲立愛於天下，從親為始，言先愛親也。」〈祭義〉本談祭祀，這裏借祭祀言生時奉養、逝後追遠，指出人能在親情裏建立愛的能力，才可把愛往外推行。使親情成為可持續的記憶。

延伸：閔子騫與孝悌的仁心

現代生活提問：當家庭成員之間有矛盾，孝是否也包括維持整體關係？

- 《論語·先進》：「孝哉閔子騫！人不間於其父母、昆弟之言。」
- 《二十四孝》載閔子騫「蘆衣順母」：
 - 閔子騫年幼喪母，父親再娶，後母卻偏愛己出，在冬天時為其親生的兩個兒子以較保暖的棉花製衣服，獨以不保暖的蘆花為閔子騫製衣。
 - 有一天，閔子騫的爸爸因子騫駕馬車掉了韁繩而鞭打他來懲罰，怎料子騫衣服裂開，其父看見衣服裏的蘆花，方知道子騫因寒冷才掉了韁繩。
 - 子騫父親想休妻以為子雪不平，閔子騫伏地為後母求情，言「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單」，使後母聞之愧悔，父心亦回，家遂得全。
 - 子騫的仁心在於既敬重父母，又愛護異母之弟，而不是單純順從後母，是能行孝悌之道的仁者。

延伸：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

- 《朝鮮王朝實錄》侍講官柳庸謹云：「為人子而事親也，在常則如文王之事王季，處變則如舜之事瞽瞍。」
- 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所載，文王做世子的時候，每天三次向父親王季問安。雞剛啼叫，他就起身穿好衣服，走到父親寢室門外，詢問內廷的小臣和負責侍奉的人：「父親今天身體安好嗎？」聽到內臣回答安好便很高興。
- 到了中午和傍晚，他也照樣詢問。若王季有哪裏不舒服，內臣就會告訴文王，文王立刻面露憂色，走路也難以端正。王季恢復進食之後，文王的神色與步態也才恢復如常。
- 王季吃飯時，文王一定在旁，查看寒暖是否合宜；王季用餐後，他就問今天吃的是甚麼，並吩咐掌管膳食的人務必查明來源才退下。
- 這個典故道出日常的孝多在飲食起居、晨昏問安、承順志意這些細微處，呈現為持續的敬。後來武王也依循文王事親之法盡孝，成王因年幼即位，便由周公以文王當王世子之法來教導他父子、君臣、長幼之序。

延伸：舜事瞽瞍

- 據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和《孟子·萬章》所載，舜的父親瞽瞍和繼母偏私愛其異母弟弟象，象也經常嫉妒舜。
- 有一次，舜的父親和弟弟令舜修廩，及舜登廩，即縱火焚之；又令舜浚井，及舜入井而作，即塞井以土，意欲困殺。
- 舜因勢求生而出，沒有死於非命，脫險後對父母弟弟亦沒有怨，繼續事親以孝悌。
- 柳庸謹用文王與舜作對照，旨在說明平常歲月的事親是耐心與敬愛，變故之中的事親是同理與持守，能於事親時力盡己任，便有能力把這份仁愛推而廣之，故說孝悌能成為仁之本。

親情相關文句二

「為子之道，以鍾愛其兄弟，施行於諸父，慈惠於眾子，誠信於朋友，謂之孝。」

——《晏子春秋·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》

為人子女要盡孝，除了種種事親的方法外，鍾愛自己的兄弟也是盡孝的條件之一。

為甚麼鍾愛兄弟是孝？怎樣才是鍾愛兄弟？

兄弟姊妹：介乎父子與朋友之間

- 河上公注《老子·第五十四章》時說：「修道於家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順，夫信妻貞。」父母慈愛、子女孝順、兄弟姊妹相親相愛、夫妻互相信任，便可享家庭和睦。
- 在「夫婦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」五倫之中，兄弟之間的關係既像父子又像朋友。
- 《韓詩外傳·卷第四》：「兄慈愛而見友，弟敬詘而不慢。」為人兄者既要像父親般慈愛，又要像朋友般親愛；詘是指屈曲，慢是指輕漫，意思為人弟者對兄長的愛則要殷切敬順。

若遇上行為舉止不合乎禮的兄弟，可以怎麼辦？

- 關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孔門弟子也有一番討論。別人對自己好，自己也對別人好，是人之常理，在孔門之中沒有討論的空間。
- 但別人對自己不好的時候，應如何處理，則人人有異。
- 據《韓詩外傳》的記載，勇猛直率的子路認為若有人對自己不好，自己也不會對他好，孔子評論說這是應對蠻貊的做法；
- 擅於言說的子貢認為若有人對自己不好，離開那人便好了，孔子評論說這是朋友間的做法；
- 道德最高的顏回認為即使有人對自己不好，自己也會對他好。孔子評論說這是親人間的做法。只有至親血脈，才會以善待不善。

如何「以善待不善」？

- 《顏氏家訓·兄弟》道出兄弟關係的奧妙：「兄弟之際，異於他人，望深則易怨，地親則易弭。」兄弟之間彼此期望過高，便會心生埋怨，卻又因血氣相連，這份怨望其實很容易可以消除。
- 其舉例說，兄弟的關係就好像一所居室，出現孔洞便馬上填補，發現縫隙便立即塗抹，便不用擔心居室坍塌毀壞。
- 兄弟關係欠佳，可以歸好的關鍵在於不累積怨懟，只要在出現嫌隙之時，馬上修補，便可以保持良好的關係。
- 《韓詩外傳》所記晏子之言：「兄弟無禮則不能久同居」，兄弟同根生，自幼受父母照料，在同一屋簷下生活，少不免會有磨擦，如因父母偏愛而心生嫉妒，因資源匱乏而你爭我奪。當兄弟的行為不合乎禮，彼此難以繼續一起生活時，晏子的建議是分開生活。相見好，同住難，也許拉遠彼此的距離，關係才會更進一步。

人與人之間的離別

古之君子，交絕不出惡聲。

——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

- 在現代社會，所有關係都可能會面臨終止的一刻。
- 能否體面分開，往往比相處時的親密更能顯出一個人的品格。

相關詞彙解釋

交絕

意指關係徹底終止，因由甚多，或志業異趨，或猜疑叢生，或利害牽連，或背信失約。

惡聲

指詆毀、謾罵，及其他惡言如揭短、鼓動旁人對立、以文字或口舌施行報復等。

不出

「不出」是克制自己的情緒，以合乎禮的分寸收束關係。

名節

在關係結束時仍保護對方與自己的名聲與氣節。

文本選讀：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

原文摘錄

《樂毅報遺燕惠王書》：

先王命之曰：「我有積怨深怒於齊，不量輕弱，而欲以齊為事。」臣曰：「夫齊，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。練於兵甲，習於戰攻。王若欲伐之，必與天下圖之。與天下圖之，莫若結於趙。且又淮北、宋地，楚魏之所欲也，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，齊可大破也。」先王以為然，具符節南使臣於趙。顧反命，起兵擊齊。以天之道，先王之靈，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。濟上之軍受命擊齊，大敗齊人。輕卒銳兵，長驅至國。齊王遁而走莒，僅以身免；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。齊器設於寧臺，大呂陳於元英，故鼎反乎磨室，薊丘之植植於汶篁，自五伯已來，功未有及先王者也。先王以為慊於志，故裂地而封之，使得比小國諸侯。臣竊不自知，自以為奉命承教，可幸無罪，是以受命不辭。

〔……〕

夫免身立功，以明先王之迹，臣之上計也。離毀辱之誹謗，墮先王之名，臣之所大恐也。臨不測之罪，以幸為利，義之所不敢出也。

臣聞古之君子，交絕不出惡聲；忠臣去國，不絜其名。臣雖不佞，數奉教於君子矣。恐待御者之親左右之說，不察疏遠之行，故敢獻書以聞，唯君王之留意焉。

細讀重點

- 樂毅佐燕昭王，合五國之師伐齊，攻取七十餘城，功業震動諸侯。
- 昭王崩後，燕惠王即位，讒間乘隙，君心生疑，遣人代將，軍政位置遂失。
- 樂毅避禍出奔趙國，燕惠王復以書責之，詞旨峻急，意在逼其自承。
- 樂毅回書，條理分明，先述昭王知遇與任使之實，再陳伐齊用兵與守城之難，末乃落在「交絕不出惡聲」，使君臣之分，去就之義皆歸於克己之禮。
- 太史公在《史記·汲鄭列傳》亦有云：「君子交絕，不出惡聲；忠臣去國，不潔其名。」
- 忠臣離開自己的國家，亦不解釋自己高潔的品性。此皆指出人與人交絕之際最能體察人的品德。

延伸：絕交也可以是一種清楚表達

現代生活提問：

- 絕交或離職後，如何保留彼此尊嚴？
 - 不出惡聲是否等於沉默？
-
- 魏人嵇康與山濤本有交情，山濤居選賢任能之任，欲引嵇康出仕，嵇康自知性分所安在林泉，乃作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明白決裂。
 - 將分歧落在性情與道路，直陳「足下傍通，多可而少怪；吾直性狹中，多所不堪」，又以各循其志作結，使絕交書成為原則的宣告，而無私怨的宣洩，把交絕的理由說清楚，定立雙方的界線。
 - 宋人蘇軾〈與章子厚〉書信，亦見其品行高潔。蘇軾與章惇（字子厚）早年相交為知己，後因政局與立場漸行漸遠，其時烏臺詩案既起，蘇軾下獄，出獄後謫居黃州。
 - 蘇軾在信中自述「居東坡」而躬耕種稻、妻治蠶事，並記家中牛疾求方得效。書信取材於稼穡家務與鄉居瑣細，閒話家常，以「發公千里一笑」作收束，語氣平淡而保持風度。

第二部分：《莊子》的人際關係觀

由「關係倫理」到「關係中的自由」

人在關係中如何保持精神自由

莊周與惠施——匠石與郢人

- 《莊子》一書記載了不少莊周和惠施的對話，從二人的一問一答間，不難發現二人的惺惺相惜，二人的對話直率坦誠，大家都把自己內心的想法直接表達出來，互相切磋學問，一起探究世間的萬事萬物。
- 在惠子死後，莊子便失去了跟他旗鼓相當，能與之對話的人。莊子失去惠子，仿如伯牙失去子期般，知音難再得。《莊子·徐無鬼》便記載了莊子對惠子之死的感歎：
- 莊子送葬，過惠子之墓，顧謂從者曰：「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，使匠石斲之。匠石運斤成風，聽而斲之，盡堊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聞之，召匠石曰：『嘗試為寡人為之。』匠石曰：『臣則嘗能斲之。雖然，臣之質死久矣。』自夫子之死也，吾無以為質矣，吾無與言之矣。」

莊周與惠施——匠石與郢人

- 莊子以郢人和石匠的故事表達他對惠子之死的婉惜之情。郢人和石匠是表演砍泥的拍擋，郢人會把一點泥抹在鼻尖，讓石匠用斧子向他的鼻子砍去，鼻上的泥盡沒，而郢人的鼻絲毫無損，郢人亦毫不驚懼。後來宋國的君主也希望能觀賞這表演，但石匠已不能再和以前一樣，因為過去身為他的對手的郢人已經離世，再也不會有另一人能與他這麼有默契、互相信任。莊子以此故事表達在惠施離世後，他再也沒有論學的對象，再也無人可以跟他對話了。
- 故事中最重要不是匠石技藝，而是郢人的「立不失容」。
- 技藝需要被信任承載，思想也需要對手承受。
- 莊子以此悼惠施，說明知己不必同意自己，但能讓自己的才華與思想成立。

莊周與惠施——鼓盆而歌

- 莊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，惠子則是名家的代表人物，二人的學說有不少差異，亦因為有這差異，才會有精彩的論辯。《莊子·至樂》記莊子的妻子過身，莊子卻隨意坐着，敲打鼓盆來唱歌，這讓惠子非常不解，文中記載二人的對話曰：
- 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惠子曰：「與人居，長子老身，死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！」莊子曰：「不然。是其始死也，我獨何能無慨然！察其始而本無生，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，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。雜乎芒芴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，今又變而之死，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，自以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」

莊周與惠施——鼓盆而歌

- 惠子認為莊子不哭喪已足夠，鼓盆而歌實在太過份。
- 莊子則向惠子解釋自己對死亡的看法，指出生死變化不過就好像春去秋來的自然變化一樣，他認為太太是回歸於自然，正躺在天地之間休息，若自己還在哭哭啼啼，便是不明白生命的道理。此可見二人對生死看法的思想差異。
- 莊子並非沒有悲傷。「始也吾固慨然」說明他初時亦傷感。只是他後來由氣、形、生、死的變化重新理解死亡，於是哀傷不再以哭泣作唯一形式。

現代生活提問：

- 人是否只有一種正確的哀悼方式？
- 我們能否尊重不同的悲傷表達？

莊周與惠施——鼓盆而歌

《莊子·養生主》

老聃死，秦失弔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曰：「非夫子之友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則弔焉若此，可乎？」曰：「然。始也吾以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弔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必有不蘄言而言，不蘄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，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」指窮於為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

莊周與惠施——「有用」、「無用」之論

在《莊子·逍遙遊》的「有用」、「無用」之論，亦是從惠子開始：

- 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，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剖之以為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，吾為其無用而掊之。」
- 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澼絖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為泝澼絖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澼絖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
- 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」
- 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；東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；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。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」
- 在以上段落中，惠子舉出了自己所種植的五石之「瓠」的大而無當，盛水不得、為瓢不能，於是便打破了瓠。莊子則以不龜手之藥帶出世間事物皆有用，只看得物者如何運用罷了，並提出五石大的葫蘆瓜可以用來幫助他浮在江湖之上。惠子又說有一巨大的樗樹，不論樹幹小枝也無所用處，工匠路過這樹也不看一眼，指出物件的大而無用。莊子則應之以「狸狌」和「斄牛」作喻，帶出大樹的無用之用，因其大而不需受斤斧的傷害，保全生命，亦是其大用。此可見二人對有用、無用的論辯。

莊周與惠施 —— 《逍遙遊》的小大之辯

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為之舟；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；背負青天，而莫之夭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

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「我決起而飛，搶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？」適莽蒼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！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為春，五百歲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為春，八千歲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眾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湯之問棘也是已。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脩者，其名為鯢。有鳥焉，其名為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「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」此小大之辯也。

莊周與惠施 —— 有情、無情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人故無情乎？」莊子曰：「然。」惠子曰：「人而無情，何以謂之人？」莊子曰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惡得不謂之人？」惠子曰：「既謂之人，惡得無情？」莊子曰：「是非吾所謂情也。吾所謂無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」惠子曰：「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」莊子曰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精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瞑。天選子之形，子以堅白鳴！」

莊周與惠施 —— 知魚之樂

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。莊子曰：「儻魚出游從容，是魚樂也。」惠子曰：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莊子曰：「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？」惠子曰：「我非子，固不知子矣；子固非魚也，子之不知魚之樂，全矣。」莊子曰：「請循其本，子曰『女安知魚樂』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，我知之濠上也。」

- 人與人、我與魚、莊子與惠施之間，是否完全不能互知？
- 惠施關心知識界限：你不是魚，不能知道魚樂。莊子則把問題轉向處境與感通：我在濠上，見其從容而知其樂。
- 二人的差異能進行對話，而非即時破裂。
- 惠施代表名理分析，莊子代表生命感通。不用判斷誰勝誰負，他們能長期互辯，正因彼此是可言之友。
- 朋友不是一定要意見一致

莊周與惠施 —— 惠子相梁

- 莊子和惠子著名的辯論還有〈德充符〉的有情、無情，〈秋水〉的知魚之樂。除了二人的論辯記載外，《莊子·秋水》亦有記敘惠子怕莊子謀取他在梁國的相位：

惠子相梁，莊子往見之。或謂惠子曰：「莊子來，欲代子相。」於是惠子恐，搜於國中三日三夜。莊子往見之，曰：「南方有鳥，其名鵩鷃，子知之乎？夫鵩鷃，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不食，非醴泉不飲。於是鵩得腐鼠，鵩鷃過之，仰而視曰：『嚇！』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？」

- 莊子以高潔的鵩鷃和守着腐鼠的鵩作喻，指出自己不會隨便到腐敗的國家當官，惠子的擔憂實在是過慮了。此可見惠子對莊子並非絕對的信任，然而二人的相處貴在直率坦誠，又能互相欣賞、互相學習，雙方都是可以暢所欲言的論辯對手，從論辯之中探究真理。通過閱讀莊子和惠子的友情故事，學生能感悟到同儕互學的難能可貴。

莊周與惠施 —— 惠子相梁

現代生活提問

- 朋友升職或得位後，關係是否會改變？
 - 我們是否常以自己的欲望推測他人？
-
- 將莊惠之交放入權力場。
 - 惠施被相位與競爭心理遮蔽，莊子以神鳥與腐鼠說明：你珍惜的未必是我追求的。
 - 這對現代人際關係很有啟發。
 - 聯想：張耳、陳餘之交

《莊子》 人際關係文句一

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

——《莊子·山木》

真正的友誼是自在相安，真心相照，把友誼回到本真，讓相處保持自由。

水與醴

- 「水」無色無味，能潤物、能載舟、能隨方就圓。以水喻君子之交，正是心靈契合的友誼。
- 淡然無味的清水未必令人瞬間沉醉，卻是生命的必須品，不能缺乏。
- 與交友對象的本質交往，則越淡越耐久。

- 「醴」是甜酒，甘美可口，容易引人沉溺。
- 以醴喻小人之交，是指某些帶着目的之交情，或求利、或求名。甘甜的美酒可以令人迅速得到滿足，然而多喝無益。
- 與交友對象的條件來交往，越甜越易離散。

文本選讀：《莊子·山木》

- 「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」出於孔子與子桑雠對話的寓言故事。
- 《山木》全篇多以山中樹木之遭遇喻人世利害，有才者被伐，無用者得全。
- 子桑雠以林回抱嬰棄璧的故事說明以利相交的，遇禍患時便會相棄。林回在逃亡時，丟棄價值千金丟璧玉，背負初生嬰兒逃命，旁人不解，提出兩個常見的功利推測，第一是為布，但嬰兒的衣布很少，第二是為累，但背負嬰兒逃亡反而更麻煩更累。
- 林回的回答說：「彼以利合，此以天屬也。」千金之璧是「利」，嬰兒是「天屬」，意指出於天性、生命的本然。
- 林回棄璧抱嬰，正是捨計較、守本心。應用在人與人的相交，世俗之交多繫於利勢，得志時趨之若鶩，失意時各奔東西；不被外物牽引的相交，是像天地運行般自然而然，如水之流行般無所固着。
- 因此「君子淡以親」，其親近不靠利益刺激，不濃不甜，反而能「親」得更久更真；「小人甘以絕」，起初很甜很濃，像甜酒般令人陶醉，但甜味來自互利與取悅，條件一變就容易翻臉決裂，很快交絕。
- 其後文總結說：「彼無故以合者，則無故以離。」真意相交者，自自然然便走在一起，沒有外在原因而親近的人，也不會隨外在原因消失而離開。

文本選讀：《莊子·德充符》

- 《莊子·德充符》所載申徒嘉與鄭子產之語亦可與此對照，其言曰：「鑑明則塵垢不止，止則不明也。久與賢人處則無過。」
- 明鏡所以明，在於常照常拂；一旦塵垢停留，鏡便失其明。而與賢人相處最可貴的地方，在於能照見彼此，使過錯容易被照見，可以立即改正。

《莊子》 人際關係文句二

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

——《莊子·大宗師》

最好的關係不是永遠在匱乏中互相救急，而是使彼此回到可以自由生活的廣闊環境。

文本選讀：《莊子·大宗師》

死生，命也，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，而況其卓乎！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，而身猶死之，而況其真乎！**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**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夫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謂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猶有所遯。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，是恆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。若人之形者，萬化而未始有極也，其為樂可勝計邪！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。善夭善老，善始善終，人猶效之，又況萬物之所係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

文本選讀：《莊子·大宗師》

子祀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：「孰能以無為首，以生為脊，以死為尻，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，吾與之友矣。」四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為友。

俄而子輿有病，子祀往問之。曰：「偉哉夫造物者，將以予為此拘拘也！曲僂發背，上有五管，頤隱於齊，肩高於頂，句贅指天。」陰陽之氣有沴，其心間而無事，跼蹐而鑑于井，曰：「嗟乎！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！」子祀曰：「女惡之乎？」曰：「亡，予何惡！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，予因以求時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，予因以求鴉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，以神為馬，予因而乘之，豈更駕哉！且夫得者，時也；失者，順也；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此古之所謂縣解也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結之。且夫物不勝天久矣，吾又何惡焉！」

俄而子來有病，喘喘然將死，其妻子環而泣之，犁往問之，曰：「叱！避！無怛化！」倚其戶與之語曰：「偉哉造化！又將奚以汝為，將奚以汝適？以汝為鼠肝乎？以汝為蟲臂乎？」子來曰：「父母於子，東西南北，唯命之從。陰陽於人，不翅於父母；彼近吾死而我不聽，我則悍矣，彼何罪焉！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冶鑄金，金踊躍曰『我且必為鑞鐻』，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『人耳人耳』，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為大鑪，以造化為大冶，惡乎往而不可哉！」成然寐，蘧然覺。

文本選讀：《莊子·大宗師》

子桑戶、孟子反、子琴張三人相與友，曰：「孰能相與於無相與，相為於無相為？孰能登天遊霧，撓挑無極；相忘以生，無所終窮？」三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友。莫然有間，而子桑戶死，未葬。孔子聞之，使子貢往待事焉。或編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「嗟來桑戶乎！嗟來桑戶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猶為人猗！」子貢趨而進曰：「敢問臨尸而歌，禮乎？」二人相視而笑曰：「是惡知禮意！」

子貢反，以告孔子，曰：「彼何人者邪？脩行無有，而外其形骸，臨尸而歌，顏色不變，無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？」

孔子曰：「彼，遊方之外者也；而丘，遊方之內者也。外內不相及，而丘使女往弔之，丘則陋矣。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彼以生為附贅縣疣，以死為決疔潰癰，夫若然者，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！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；忘其肝膽，遺其耳目；反覆終始，不知端倪；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為之業。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，以觀眾人之耳目哉！」

子貢曰：「然則夫子何方之依？」曰：「丘，天之戮民也。雖然，吾與汝共之。」子貢曰：「敢問其方。」孔子曰：「魚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養給；相造乎道者，無事而生定。故曰，**魚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術。**」子貢曰：「敢問畸人。」曰：「畸人者，畸於人而侔於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」

文本選讀：《莊子·大宗師》

- 四人對生死的看法相同，後來子輿、子來相繼有病，從子祀所說的「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」、子來所說的「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」，亦知他們四人對生命的看法一致，皆明白死生如一之理，故不用說話，相對望便明白對方的相法，彼此間的想法沒有抵牾的地方。
- 儒道對友人之交皆重「道合」，有的是人生志向相同、文化品味相契，有的是對生死之理解。

延伸：心齋

回曰：「敢問心齋？」仲尼曰：「若一汝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！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」顏回曰：「回之未始得使，實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；可謂虛乎？」夫子曰：「盡矣。吾語若！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，入則鳴，不入則止。無門無毒，一宅而寓於不得已，則幾矣。絕迹易，無行地難。為人使易以偽，為天使難以偽。聞以有翼飛者矣，未聞以無翼飛者也；聞以有知知者矣，未聞以無知知者也。瞻彼闕者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矣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謂坐馳。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，鬼神將來舍，而況人乎！是萬物之所化也，禹舜之所紐也，伏戲几蘧之所行終，而況散焉者乎！」

延伸：坐忘

顏回曰：「回益矣。」仲尼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仁義禮樂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它日，復見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禮樂仁義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它日，復見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蹴然曰：「何謂坐忘？」顏回曰：「墮枝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」仲尼曰：「同則無好也，化則無常也。而果其賢乎！丘也請從而後也。」

結語：「讀經典作品，觀現代生活」

✓ 背誦、賞析

✓ 理解生活